

读史碎金注

讀史碎金註卷之七十三

肅州胡文炳虎臣編輯

世宗

名厚熹興獻王祐杭子憲宗孫也在位四十五年改元

嘉靖

興王當立梁儲遂行諸蠹咸去弊政一清

武宗崩於豹房議所當立楊廷和舉祖訓示之曰兄終弟及誰能瀆焉興獻王長子憲宗之孫孝宗之從子大行皇帝之從弟序當立梁儲等咸贊之乃入啟皇太后頃之中官傳遺詔及太后旨一如廷和請乃議遣官奉迎故事當以內閣一人與中貴勳戚偕禮官往廷和欲留蔣冕自助而慮梁儲老或憚行乃佯惜儲憊老阻其行儲奮曰事孰有大於此者敢以憊辭遂與定國公徐光祚等迎世子安陸邸既即位給事中張九敘等劾儲結納權奸持祿固寵儲三疏求去命賜敕馳傳遣行人護送歲給廩隸如制卒帝念先朝舊臣特贈太師諡文康○帝之未至也楊廷和請於皇太后傳遺詔罷威武營團練諸軍各邊兵入衛者俱重資散歸鎮革皇店及

軍門辦事官校悉還衛哈密土魯番佛郎機諸貢使皆  
給賞遣還國豹房番僧及少林僧教坊樂人南京快馬  
船諸非常例者一切罷遣又以遺詔釋南京逮繫囚放  
遣四方進獻女子停京師不急工務收宣府行宮金寶  
歸諸內庫中外大悅及帝卽位廷和草上登極詔書交  
書房官忽至閣中言欲去詔中不便者數事廷和曰往  
者事多齟齬動稱上意今亦新天子意耶吾儕賀登極  
後當面奏上問誰劄詔草者其人語塞已而詔下正德  
中蠹政釐挾且盡所裁汰錦衣諸衛內監局旗校工役  
爲數十四萬八千七百減漕糧百五十三萬二千餘石  
其中貴義子傳陞乞陞一切恩倖得官者大半皆斥去  
中外稱新天子聖人且頌廷和功而諸失職之徒銜廷  
和次骨廷和入朝有挾白刃伺輿  
傍者事聞詔以營卒百人衛出入

### 叔父方稱母后遂恚張璁邪說胡鐸正義

帝卽位甫六日卽詔議宗奉興獻王典禮禮部尙書毛  
澄請於楊廷和廷和出漢定陶王宋濮王事授之曰是  
足爲據澄乃會羣臣上議曰漢成帝立定陶王爲太子  
而以楚王孫後定陶共王師丹以爲得禮今陛下入

大統宜如定陶王故事以益王子厚炫主後興國其稱  
號宜如宋英宗濮安懿王故事稱孝宗曰皇考興獻王  
曰皇叔父興獻王妃曰皇叔母議上帝大愠曰父母若  
是互易耶其再議張璵字秉用永嘉人以進士在部觀  
政上疏言漢哀帝宋英宗皆預養宮中立爲儲嗣其爲  
人後之義甚明今陛下以倫序當立循繼統之義非爲  
孝宗後也且迎養聖母以母之親也稱皇叔母則當以  
君臣禮見子可以臣母乎長子不得爲人後興獻王子  
惟陛下下一人利天下而爲人後將毋絕其父母乎故謂  
陛下入繼祖統則可謂爲人後而自絕其親則不可今  
宜別立聖考廟於京師以隆尊親之孝且使母以子貴  
尊與父同則聖考不失其爲父聖母不失其爲母矣帝  
大喜曰此論出吾父子獲全矣遂手詔尊父爲興獻皇  
帝母爲興獻皇后廷和等封還手詔帝不聽會母妃至  
通州聞朝議考孝宗志曰安得以我子爲他人子止通  
州不入帝聞而泣啟慈壽太后願避位歸藩羣臣惶懼  
毛澄乃請稱興獻王爲興獻帝王如蔣氏爲興獻后帝  
不得已乃報可璵聞母妃止通州益大喜著大禮或問  
以上且曰非天子不議禮願奮獨斷揭父子大倫明告  
中外章下禮部見者皆目爲邪說除璵南京主事以去

至嘉靖三年正月帝得桂萼疏心動復下廷議璫乃復  
上疏曰伏睹聖諭云興獻王獨生朕一人既不得承緒  
又不得徽稱罔極之恩何由得報執政窺測上心有見  
於推尊之重故今日爭一帝字明日爭一皇字而陛下  
之心亦日以不帝不皇爲歎既而加稱爲帝謂陛下心  
既慰矣故留一皇字以覘陛下將來未盡之心遂敢稱  
孝宗爲皇考稱興獻帝爲本生父父子之名既更推崇  
之義安在乃遽詔告天下乘陛下不覺陷以不孝禮曰  
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陛下尊爲萬乘父子  
之親人可得而奪之又不可容人之奪之乎故今日之禮  
不在皇與不皇惟在考與不考若徒爭一皇字則執政  
必姑以是塞今日之議陛下亦姑以是滿今日之心臣  
恐天下知禮者必將非笑無已也與桂萼第二疏同上  
帝益大喜立召兩人赴京胡鐸者字時振餘姚人由進  
士累官南京太僕卿鐸與璫同舉於鄉大禮議起鐸意  
亦主考獻王與璫合璫要之同署鐸曰主上天性固不  
可違天下人情亦不可拂考獻王不已則宗宗不已則  
入廟入廟則當有祧以藩封虛號之帝而奪君臨治世  
之宗義固不可也不入廟則有位將位於武宗上乎武宗  
下乎生爲之臣死不得躋於君然魯躋僖公矣恐異日

不乏夏父之徒也不肯署璵議遂上其後諸臣爭以議禮干進稱宗入廟果如鐸言大禮既定鐸又貽書勸召還議禮諸人養和平之福璵不能從

### 本公奪俸廷和罷官毛澄養樂蔣冕奉安

鄭本公朔州衛人由進士歷御史帝欲考興獻帝立廟禁中本公偕同官力爭謂陛下潛邸之日則爲孝宗之姪興獻王之子臨御之日則爲孝宗之子興獻帝之姪可兩言決也至立廟大內實爲不經獻帝之靈旣不得入太廟又空去一國之祀而託享於大內焉陛下享太廟其文曰嗣皇帝於獻帝之廟又當何稱愛敬精誠兩無所屬獻帝將蹙然不安帝怒責其朋言亂政奪俸三月當是時爭大禮者諸御史中本公言最切中尋遷通政參議九年不調以疾請改南京乃授大理寺丞稍遷南京太僕少卿謝病歸○帝欲尊興獻王楊廷和卒不肯順帝指乃下廷臣再議廷和偕蔣冕毛紀奏言前代入繼之君追崇所生者皆不合典禮惟宋儒程頤濮議最得義理之正可爲萬世法至興獻王祀雖崇仁王主之他日皇嗣繁衍仍以第二子爲興獻王後而改封崇

仁王爲親王則天理人情兩全無失帝益不悅命博考  
典禮務求至當廷和冕紀復言三代以前聖莫如舜未  
聞追崇其所生父瞽瞍也三代以後賢莫如漢光武未  
聞追崇其所生父南頓君也惟皇上取法二君則聖德  
無累聖孝有光矣帝留中不下召廷和冕紀授以手敕  
令尊父母爲帝后廷和退而上奏曰禮謂爲所後者爲  
父母而以其所生者爲伯叔父母蓋不惟降其服而又  
異其名也臣不敢阿諛順旨仍封還手詔羣臣亦皆執  
前議帝不聽迨九月母妃至京帝自定儀由中門入謁  
見太廟復申諭欲加稱興獻帝后爲皇廷和言漢宣帝  
繼孝昭後謚史皇孫王夫人曰悼考悼后光武上繼元  
帝鉅鹿南頓君以上立廟章陵皆未嘗追尊今若加皇  
字與慈壽考廟並忘所後而重本生任私恩而棄大義  
臣等不得辭其責因自請斥罷當是時廷和先後封還  
御批者四執奏幾三十疏帝常忽忽有所恨左右因乘  
間言廷和恣無人臣禮廷和先累疏乞休其後請益力  
又以持考獻帝議不合帝聽之去明倫大典成詔定議  
禮諸臣罪言廷和謬主濮議自詭門生天子定策國老  
法當僂市姑削職爲民明年六月卒年七十一諡文忠  
○禮部尚書毛澄會廷臣上議曰臣等請改稱興獻王

爲叔父者明大統之尊無二也然加皇字於叔父之上則凡爲陛下伯叔諸父皆莫能與之齊矣加大字於王字之上則天下諸王皆莫得而並之矣興獻王稱號既定則王如稱號亦隨之天下王妃亦無以同其尊矣況陛下養以天下所以樂其心不違其志豈一家一國之養可同日語哉此孔子所謂事之以禮者其他推尊之說稱親之議似爲非禮推尊之非莫詳於魏明帝之詔稱親之非莫詳於宋程頤之議至當之禮要不出於此帝屢遣中官諭意澄奮然曰老臣悖謬不能隳典禮惟有一去不與議已耳帝雅敬憚澄雖忤旨恩禮不衰卒諡文簡○楊廷和罷蔣冕以首輔當國帝逐汪俊用席書且召張璁桂萼物情甚沸冕乃抗疏極諫曰陛下嗣承丕基固因倫序素定然非聖母昭聖皇太后懿旨與武宗皇帝遺詔則將無所受命今既受命於武宗自當爲武宗之後特兄弟之名不容紊故但兄武宗考孝宗母昭聖而於孝廟武廟皆稱嗣皇帝稱臣稱御名以示繼統承祀之義今乃欲爲本生父母立廟奉先殿側臣雖至愚斷斷知其不可自古人君嗣位謂之承祖踐阼皆指宗祀而言禮爲人後者惟太宗以大宗尊之統也亦主宗廟祭祀而言自漢至今未有爲本生父母立廟

大內者漢宣帝爲叔祖昭帝後止立所生父廟於葬所  
光武中興本非承統平帝而止立四親廟於章陵宋英  
宗於濮安懿王亦止卽園立廟陛下先年有旨立廟安  
陸與前代適同得其當矣豈可旣奉大宗之祀又兼奉  
小宗之祀夫情旣重於所生義必不專於所後將孝武  
二廟之靈安所托乎竊恐獻帝之靈亦將不能安雖聖  
心亦自不能安也帝得疏不悅遂令馳傳歸給月廩  
夫如制明倫大典成落職閒任久之卒隆慶初復官  
定文

# 石珪禮儀安磐號謚胡侍下言件瑜十事

石珪字邦彥臺城人也進士累官吏部尙書自羣小竊  
柄銓政混濁珪剛方謝請託諸犯清議者多見黜時望  
大孚及世廟成帝嘗奉章聖太后謁見張璁桂萼力主  
之珪上疏極諫言我朝家法后妃入宮未有無故復出  
者太廟尊嚴非時享祫祭天子亦不輕入何況后妃璁  
輩所引廟見禮今奉先殿是也聖祖神宗行之百五十  
年已爲定制中間納后納妃不知凡幾未有敢議及者  
何至今日忽倡此議彼容悅佞臣豈有忠愛之實而陛

下乃欲聽之乎且陰陽有定位不可侵越陛下爲天地  
百神之主致母后無故出入太廟街門是坤行乾事陰  
侵陽位不可之大者也臣豈不知君命當承第恐上累  
聖德是以不敢順旨曲從以成君父之過負覆載之德  
奏入帝大愠議大禮時帝欲援珣以自助而珣據禮爭  
持論堅確失帝意璵萼輩亦不悅璵萼朝夕謀輔政攻  
擊費宏無虛日以珣行高不能有所加至明年春奸人  
王邦奇訐楊廷和誣珣及宏爲奸黨兩人遂乞歸帝許  
宏馳驛而責珣歸怨朝廷失大臣誼一切恩典皆不予  
歸裝襍被車一輻而已都人歎異謂自來宰臣去國無  
若珣者七年冬卒諡文介○安磐字公石嘉定州人以  
進士厯吏兵二科給事中帝手詔欲加興獻帝皇號磐  
言興藩國也不可加於帝號之上獻諡法也不可加於  
生存之母本生所後勢不俱尊大義私恩自有輕重會  
廷臣多力爭事得且止帝驛召席書桂萼等磐請斥之  
以謝天下且言今欲別立一廟於大內是明知恭穆不  
可入太廟矣夫孝宗旣不得考恭穆又不得入是無考  
也世豈有無考之太廟哉此其說之自相矛盾者也不  
聽永福長公主下嫁擇昏於七月下旬磐言長公主於  
孝惠皇太后爲在室孫女期服未滿宜更其期舊儀駘

馬見公主行兩拜禮公主坐受乖夫婦之分亦當革正  
帝以遺旨格之相見禮如故錦衣革職旗校王邦奇屢  
乞復職磐言邦奇等在正德世貪饕搏噬有若虎狼其  
捕奸盜也或以一人而牽十餘人或以一家而連數十  
家鍛鍊獄詞付之司寇謂之鑄銅板其緝妖言也或用  
番役四出搜愚民詭異之書或購奸僧潛行誘愚民彌  
勒之教然後從而掩之無有解脫謂之種妖言數十年  
內死者填獄生者冤號今宜嚴究治絕禍源帝不能從  
○胡侍甯夏人舉進士歷官鴻臚少卿張璫桂萼既擢  
學士侍劾二人越禮背經因據所奏反覆論辨凡千餘  
言帝怒命逮治言官論救謫潞州同知藩府宗室勛注  
以事憾之奏侍試諸生題譏刺且謗大禮逮至京訊斥  
爲民○作瑜字忠父蒲圻人父紳工部主事瑜少有志  
操正德十二年釋褐卽謝病去起補禮部主事復引疾  
歸世宗踐阼起故官疏陳勤聖學篤親親開言路敬大  
臣選諍臣去浮屠拯困窮重守令修武備儲人材士事  
已竟以爭大  
禮死杖下

桂萼輕嗣黃綰絕宗黎貫正祀汪俊待封

桂萼字子實安仁人以進士爲刑部主事世宗欲尊崇  
所生廷臣力持已稱興獻王爲帝妃爲興國太后頒詔  
天下二歲矣萼與張璉同官乃上疏言今禮官失考典  
章遏絕陛下純孝之心納陛下於與爲人後之非而滅  
武宗之統奪獻帝之宗且使興國太后壓於慈壽太后  
禮莫之盡三綱頓廢非常之變也切念陛下侍興國太  
后慨興獻帝弗祀已三年矣拊心出涕不知其幾願速  
發明詔稱孝宗曰皇伯考興獻帝皇考別立廟大內正  
興國太后之禮定稱聖母庶協事天事地之道至朝臣  
所執不過宋濮議耳按宋范純仁告英宗曰陛下昨受  
仁宗詔親許爲之子至於封爵悉用皇子故事與人繼  
之主不同則宋臣之論亦自有別今陛下奉祖訓入繼  
大統未嘗受孝宗詔爲之子也則陛下非爲人後而爲  
入繼之主也明甚考興獻帝母興國太后又何疑帝大  
喜明年正月手批議行三月萼復上疏曰自古帝王相  
傳統爲重嗣爲輕故高皇帝法前王著兄終弟及之訓  
陛下承祖宗大統正遵高皇帝制執政政乃無故任已私  
背祖訓其爲不道尙可言哉臣聞道路人言執政窺伺  
陛下至情不已則加一皇字而已夫陛下之孝其親不  
在於皇不皇惟在於考不考使考獻帝之心可奪雖加

千百字微稱何益於孝陛下遂終其身爲無父人矣逆  
倫悖義如此猶可使與斯議哉與璵疏並上帝益大喜  
遂召爲翰林學士○黃綰字宗賢黃巖人侍郎孔昭孫  
也承祖蔭官都察院經歷張璵桂萼爭大禮綰亦上言  
曰武宗承孝宗之統十有六年今復以陛下爲孝宗之  
子繼孝宗之統則武宗不應有廟矣是使孝宗不得子  
武宗乃所以絕孝宗也由是使興獻帝不得子陛下乃  
所以絕興獻帝也不幾於三綱淪九法戰哉奏入帝大  
喜遂用綰爲少詹事進侍講學士直經筵以任子官翰  
林前此未有也拜禮部左侍郎初大同軍變殺總兵官  
李瑾據城拒守總制侍郎劉源清議屠之城中恟懼外  
勾蒙古爲助塞上大震乃命綰往令察軍情勘功罪得  
便宜行事綰馳至大同宗室軍民牒訴官軍暴掠者以  
百數無告叛軍者綰一無所問以安其心有爲叛軍使  
蒙古歸者綰執戮之反側者復相煽綰大集軍民曉以  
禍福罹害者陳牒綰佯不問而密以牒授給振官按里  
核實一日捕首惡數十人軍民乃不復虞註誤遂令有  
司樹木柵設保甲四隅創社學教軍民子弟城中大安  
○黎貫字一卿從化人以進士授御史世宗啓極詔書  
禁四方貢獻後鎮守中貴貢如故貫上言陛下明詔甫

頒而諸內臣曲說營私希恩固寵其假朝命以徵取者  
謂之額而自挾以獻者謂之額外罔虐百姓致朝廷之  
澤壅而不流非所以昭大信彰君德也嘉靖二年帝從  
王田伯蔣輪請於承天立興獻帝家廟以輪子榮奉祀  
貫言陛下信一諛臣之說委祀事於外戚神不歆非類  
獻帝必將吐之不聽會帝從張孚敬議去孔子王號改  
稱先師並損籩豆佾舞之數貫率同官合疏爭之帝震  
怒曰貫等謂朕已尊皇考爲皇帝孔子豈反不可稱王  
奸逆甚矣其悉下法司按治於是都御史汪鏐言比者  
言官論事每挾衆以凌人曰此天下公議也不知倡之  
者止一人請究倡議之人明正其罪帝命褫貫爲民○  
汪俊字抑之弋陽人舉會試第一歷官禮部尚書是時  
加稱興獻帝爲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建室奉先殿側  
俊等爭曰謹按先朝奉慈別殿蓋孝宗皇帝爲孝穆皇  
太后附葬初畢神主無薦享之所而設也當時議者皆  
據周制特祀姜嫄而言至爲本生立廟大內則從古未  
聞惟漢哀帝爲定陶恭王立廟京師師丹以爲不可哀  
帝不聽卒遺後世之譏陛下有可以爲堯舜之資臣等  
不敢導以衰世之事請於安陸特建獻帝百世不遷之  
廟俟他日襲封興王子孫世世獻饗陛下歲時遣官持

節奉祀亦足伸陛下無窮至情矣帝仍命遵前旨俊遂抗疏乞休帝怒允其去明倫大典成落俊職卒於家隆慶初贈少保諡文莊俊行誼修潔立朝光明端介學宗洛閩與王守仁交好而不同其說學者稱石潭先生

### 希周生父文華伯考欽順著書良勝存稿

朱希周字懋忠吳縣人舉進士孝宗喜其姓名擢爲第一歷官禮部右侍郎時方議大禮張璁桂萼文章請去本生之號帝悅從之希周等諫曰陛下考孝宗母昭聖三年矣而更定之論忽從中出則明詔爲虛文不必信天下祭告爲瀆禮何以感神祇且本生非貶詞也不妨正統而親之義寓焉何嫌於此而必欲去之以滋天下之議時羣臣諫者甚衆疏皆留中遂相率詣左順門跪伏以請帝聞大怒命希周與何孟春等俱待罪而盡繫庶僚於詔獄大禮遂自此定矣明年遷南京吏部尙書大計京官南六科無黜者桂萼素以議禮嫌希周且惡兩京言官嘗劾已因言希周畏勢曲庇希周言南六科止七人實無可去者臣以言路私之固不可如避言路嫌誅責之尤不可且使舉曹皆賢必去一二人示公設舉曹皆不肖亦但去一二人塞責乎因力稱疾乞休

溫旨許之林居三十餘年中外交薦不復起卒年八十  
四諡恭靖○河南按察副使徐文華舉治行卓異入爲  
大理右少卿時方議興獻帝大禮文華數偕諸大臣力  
爭明年七月復倡廷臣伏闕哭諫坐停俸四月已席書  
張璫桂萼方獻夫會廷臣大議文華與汪偉鄭岳猶力  
爭武定侯郭勛遽曰祖訓如是古禮如是璫等言當書  
曰大臣事君當將順其美議乃定及改題廟主文華諫  
曰孝宗有祖道焉不可以伯考稱武宗有父道焉不可  
以兄稱不若直稱曰孝宗敬皇帝武宗毅皇帝猶兩全  
無害也疏入命再奪俸六年秋李福達獄起主獄者總  
髯獻夫以議禮故恨文華等乃盡反獄詞下文華與諸  
法官獄獄具責文華阿附御史殺人遣戍遼陽遇赦卒  
於道○羅欽順字允升泰和人起進士歷官南京國子  
監司業忤劉瑾奪職瑾誅遷吏部左侍郎世宗卽位命  
攝尙書事大禮議起欽順請慎大禮以全聖孝不報遷  
南京吏部尙書省親乞歸欽順見張璫桂萼用事屢召  
不起家居社門專力於窮理存心知性初由釋氏入既  
悟其非乃力排之謂釋氏之明心見性與吾儒之盡心  
知性相似而實不同釋氏之學大抵有見於心無見於  
性今人明心之說混於禪學而不知有于里毫釐之謬

道之不明將由於此欽順有憂焉爲著困知記自號整菴卒年八十三諡文莊○初考功員外郎夏良勝以諫武宗南巡廷杖除名世宗立召復故官尙書喬宇薦之奏爲文選郎中公廉多所振拔大禮義起復偕僚長力爭及席書張璉桂萼方獻夫用中旨超擢又執不可由是爲議禮者所切齒以久次遷南京太常少卿未赴外轉給事中陳洸上書傳會張璉等議斥良勝與尙書宇等羣結朋黨任情擠排遂謫良勝茶陵知州及明倫大典成詔責前郎中良勝脅持庶官釀禍特深黜爲民初良勝輯其部中章奏名曰銓司存稿凡議禮諸疏具在爲讐家所發再下獄論杖當贖特旨謫戍遼東三萬衛

# 張翀切諫辭蕙詳言豐熙杖闕楊慎撼門

張翀字習之潼川人由進士歷戶科給事中世宗卽位詔罷天下額外貢獻其明年中都鎮守內官張陽復貢新茶禮部請遵詔禁不許翀言詔墨未乾旋即反汗人將窺測朝廷玩侮政令且陽名貢茶實雜致他物四方效尤何所抵極願守前詔無墮奸謀不聽又言頃來嬪御女謁充塞閨幃一二黠慧柔曼者爲惑尤甚由是怠